

我只敢暗自交待自己：小心写作，不讲大话。作家写出来的文字，到底是什么货色，读者拿到手里捏捏就知道，何须自己另外说去！

王跃文

精品系列

漫天芦花

作品结集出版，免不了回头看看，看自己旧作，实在是件叫人脸红的事情。我过去的习作，文字铺张，情绪恣意，识见庸常，格局拘束，如今读之简直惶恐。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王跃文 精品系

精品系列

漫天芦花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漫天芦花/王跃文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6.11

(王跃文精品系列)

ISBN 7-5354-3374-X

I. 漫…

II. 王…

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4741 号

责任编辑:刘 青 尹志勇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红十月设计室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汉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87 毫米×1050 毫米 1/16 印张:21 插页:1

版次: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80 千字

定价:25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作者简介

湖南溆浦县城人。曾在政府机关工作多年，现服务于湖南省作家协会。客居长沙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国画》、《梅次故事》、《亡魂鸟》、《朝夕之间》、《龙票》及小说集《王跃文作品精选》、《没这回事》等。曾获多种文学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序

我越来越怀疑自己的写作了。近二十年，我写过些小说和别的文字，可以收拢来出几本书，聊以安慰自己。所谓“精品”，只是出版由头，自己原本不同意这种说法，倒愿意称之为习作。也许我今生的全部写作，最终都只能算是习作。实在不敢料想我今后还能否写出更好的作品。我的不自信，缘于看到别人的自信。每年都见有人出版鸿篇巨制，然后向世人宣称自己的书如何的好。倘若有人说不好，他们就生气。别人底气那样的足，我就泄气了。

我只敢暗自交待自己：小心写作，不讲大话。作家写出来的文字，到底是什么货色，读者拿到手里捏捏就知道，何须自己另外说去！

作品结集出版，免不了回头看看。看自己旧作，实在是件叫人脸红的事情。我过去的习作，文字铺张，情绪恣意，识见庸常，格局拘束，如今读之简直惶恐。我本可借机修订，弥补些不足；但人是否越活越高明，都是说不准的。倘若今后还有再版机会，又有了新的想法怎么办呢？不敢相信自己到那时眼光真的就高远了。那么，最好是保留原貌。

我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旧作说得全无是处。我是喜怒哀乐全凭天性，仿佛无知痴童，一派天真烂漫。我也知道老成的好处，却不想叫自己世故起来。我的写作便没什么顾忌，不愿阿人，不肯曲世，明白现实的游戏规则却不愿遵从，知道所谓的金科玉律却并不认同，有时还冒天下之大不韪。艺术上想求精进却未能如愿，只好由着自己性子写去。好在天地良心大抵相通，我用心写了，也有人用心看。我的书总算有人愿意读，只怕就是这个道理。

我却也有撒谎的时候，比方有人说你们作家很辛苦啊，我偏说自己写作相当轻松。其实写作怎么不辛苦呢？只因很多人得意自己活得优游自在又体面富足，往往在心里嘲笑辛勤劳作的人，我不愿意看他

们忘形的嘴脸。这也是孩童心性吧。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倒觉得作家是个不错的职业。只要心思纯粹，写作乐趣无穷。我喜欢像个农夫，面朝黄土，背负青天。

2006.8.8

目录

1	序
1	无雪之冬
29	蜗牛
65	旧约之失
101	没这回事
133	也算爱情
160	漫天芦花
200	夜色温柔
238	人事
265	我的堂兄

2016/5

无雪之冬

隆冬了，仍不见下雪，却很寒冷。张青染午休照样不回家，在机关食堂吃了午饭，便靠在办公室沙发上看报纸。翻了一会报，觉得没有意思，心里就懒懒的，有了倦意。又不可以打瞌睡，天太冷了，这机关的暖气永远没精打采。

无事可做，顺手拿过一本杂志，随意浏览。一篇有关婚外恋的文章让他睡意顿消。这篇文章介绍，有关专家在美国作了调查，发现百分之四十的女职员承认自己爱恋过男同事，并且认为中午休息时间完全可以用来恋爱。

张青染爱人刘仪的公司离家也远，她中午也不回家。他莫名其妙地烦躁起来，想打电话过去，又怕她同事们开玩笑。犹豫了好一阵子，还是打了电话。却没有人接。怎么会一个人没有呢？她那里平时中午都有人玩麻将的。

心想刘仪是否有事回去了呢？便打了家里的电话。半天才听见表妹麦娜接了电话，说姐姐没有回来。麦娜声音黏黏的，一定还在睡觉。他说没什么事，叫麦娜不要睡得太久了，自己弄些吃的。

放下电话，张青染更加不安了。他觉得自己的不安很可笑。明知如此，仍是不安，他下楼推了自行车，想去刘仪公司看看。外面风大，又飞着濛濛细雨，冷得他发抖。

可是半路上，他又折回来了。什么事都没有，跑去干什么？别人真的要笑话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来回一趟至少一个小时，下午上班会迟到的。

下午上班时间一到，他就马上拨了刘仪的电话。还是没人接。后

来又打过几次，都只听见长长的嘟嘟声。张青染有些紧张了，满脑子稀奇古怪的想法。

坐在对面的李处长看出些什么了，嘿嘿笑道，老婆被人拐了吧？我说老婆不要找太漂亮的。

张青染故作坦荡说，哪里哪里，巴不得谁拐走她，我也乐得解放。她说中午去看看洗衣机，看中了再打电话给我。怎么总不打电话来呢？

哦，是这样？你家洗衣机要换代了？

张青染敷衍着，是的，国产的还是不行。

两人就着这个话题，议论国产货的质量问题，很快就下班了。

回到家里，见麦娜带着他的儿子琪琪在搭积木。琪琪喊声爸爸，又顾自己玩去了。妈妈呢？张青染问道。琪琪已全神贯注，不再抬头。麦娜说，姐还没有回来。

张青染到厨房看看，见麦娜已做好了饭菜。

六点半过了，仍不见刘仪回来。张青染说，麦娜你来得及吗？你先吃饭算了。

麦娜才说没事的，就有人打她的传呼了。麦娜回电话。来电话的是麦娜她们时装模特队的伙伴狐狸。狐狸要她找一找猫儿。

麦娜把自己裹进皮大衣里，说下楼去打个传呼。张青染叫她在家里打算了，这么冷的天。麦娜说声没事的，就出去了。她从来不在家里打传呼，说不想让任何外人知道家里的电话号码。

好一阵子麦娜才回来。张青染见她神色不对，问怎么了？麦娜说，猫儿不见了。狐狸今天打她一天传呼，都不见她回机。我刚才打了几次，她也不回。

不会有事吧。张青染抬头望着麦娜。

麦娜背靠门站着，心神不宁，说，不会有事就好。麦娜身高一米七八，比张青染还要高出一头。麦娜她们模特队共六位姑娘，除了麦娜、狐狸、猫儿，还有老鹰、水蛇、相思豆。张青染不曾见过她们，只偶尔听麦娜讲起，一色美轮美奂。麦娜本名叫麦菊英，一定也有一个外号，只是张青染不知道。

麦娜说，我不吃饭了。猫儿不见了，我们必须早点儿会面，节目

组合要更改。说着就进卧室化妆去了。不一会儿，出来的是一位冷艳而孤傲的美人儿。

张青染几乎要倒抽一口凉气。麦娜你怎么一化妆就冷若冰霜了？是吗？麦娜微笑着轻声应道。可这笑容竟凄婉如残照。

小心一点，早点回来。张青染嘱咐着。

麦娜应了声，提着行头出门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刘仪回来了。她一进门就抬头看看墙壁上的石英钟，说，回来晚了。

张青染默不做声，进厨房热饭菜。

刘仪抱一下儿子，说，青染你热饭菜要一会儿的，我干脆冲个澡。

张青染也不理，只顾自己。

饭菜热好了，刘仪还在洗澡。这么冷的天，怎么进屋就想起要洗澡了？刘仪洗完澡，又慢条斯理地把脏衣服往洗衣机里放。

张青染很不快，沉沉地嚷了一句，饭菜再热一次就成猪食了。

好了好了，来啦。晚一点回来你就这么恼火？

张青染指一指石英钟，说，是晚一点点吗？

刘仪不再搭话，盛了饭埋头吃了起来。琪琪望一望爸妈，也不敢讲话了。一顿饭就沉闷地吃着。只有洗衣机在哐当哐当响。张青染想起下午同李处长即兴扯谎，讲到买洗衣机，真是好笑。穷得打酸屁了，还说要买进口洗衣机。

吃完饭，刘仪收拾碗筷。还没忙完，琪琪已在沙发上打瞌睡了。张青染心里有气，懒得去管。刘仪见了，擦净手上油腻，倒水给琪琪洗了脸，抱他上床睡了。

刘仪忙完厨房的事，给男人倒了热水。张青染却不领情，坐在那里纹丝不动。刘仪便做起温柔来。怎么了嘛，你又发什么神经？

这样下去，我不神经也要神经了。张青染起了高腔。

怎么啦，我怎样了嘛。刘仪还是温柔着。

从中午起就不见任何人，干什么去了？

刘仪愣了一下，霍地站了起来。好啊好啊，你一发神经就把我往坏处想。我干什么去了？我班也不上，陪人家睡觉去了！这下你舒服

了吗？

张青染气鼓鼓地拍着沙发，叫道，舒服！很舒服，今冬不是流行墨绿色吗，人家穿墨绿色皮衣，墨绿色西装，我正好没钱，只要一顶绿帽子就满足了。

刘仪冷冷笑道，好，可以，你这么喜欢绿帽子，我让人给你批发一打！

张青染脸也不洗，就回房上床了。刘仪自己洗漱完，又过意不去，仍旧拧了毛巾去卧室给男人擦脸。却故意说气话，别弄脏了我的被子。张青染死人一样，任刘仪摆弄，心却软了下来。

刘仪先是背靠着男人睡，挨了一会儿，还是反过身来搂着男人。你呀，过不了几天又会发一回神经，也不问个青红皂白。把我往坏处想，你就舒服些？人家吴科长要我陪她去买衣服，我怎么好不去？她又是挑三拣四的人，全城所有商场逛完才看中一件。

刘仪便把过程细说一遍。说完又委屈起来，说，不信你现在就打电话给她，人家不笑你小家子气才怪哩！

张青染也不说相信不相信，只道，你们公司难怪连年亏损。财会科长跟会计可以成天不上班去逛商场。不亏才怪！

刘仪不以为然，说，这不是我一个小小会计管的事。

张青染不再理会这个话题，只说，你有事去了也要打一个电话。

你别偷换概念了。你生气又不是怪我不打电话，你是怀疑我怎么怎么了。刘仪说。

张青染熟悉刘仪的这种伶俐，却仍说，你不打电话本来就不对。你迟迟不回来，我不担心？现在外面这么安全？

刘仪说，你别假惺惺了。你真的担心我让车子撞了，让坏人劫了？你只是担心我红杏出墙了。你的肠子有几道弯弯我还不清楚？

我说担心你出事，你偏不信。你不知道我心疼你？张青染说着这些，胸口的确痛了一阵。

刘仪就柔柔地抱了男人。她明知男人是疑心自己，却不想再去争辩了。也不再感到委屈。男人很爱自己，她深信不疑。刘仪脸贴着男人，说些夫妻间很家常的绵绵情话，渐渐入睡。

张青染却睡不着，自己同妻子的爱日久弥坚，可现在什么都在变

呀，刘仪单位效益不好，每月就四百多块钱工资，他自己每月收入也只有这么多，家里日子过得不宽裕。刘仪说过几次，让他想想办法，给她另外找个单位。他只是说不要急，慢慢来。其实他另有一番隐忧，不便说出口。他不想让刘仪到效益好的公司去。那些腰包鼓起来的大小老板，个个花花肠子，谁都养情妇。听说宏基集团总裁洪宇换情妇比换衣服还勤。这洪宇快五十岁的人了，人称洪少爷，背景谁也说不清。张青染想起这些就憋气。刘仪公司穷是穷些，几个经理人却老实。也许正因为老实，生意也就做不好。管他哩，钱少就少用一些吧，图个安全。如今男人有钱就变坏，女人变坏就有钱。

张青染刚有些睡意，听见有人开门。可能是麦娜回来了。门半天打不开，一定是谁不注意将门反锁了。他不便起床，就推醒了刘仪。

刘仪迷迷糊糊下了床，披了毛巾被去开门。半天也不回来，同麦娜在客厅低声说些什么。

刘仪爬上床，浑身已冻得冰凉，颤抖个不停。

张青染抱紧女人，说，这么冷，有话不可以明天讲？

刘仪牙齿敲得梆梆响，说，麦娜说猫儿不见了，肯定是出事了，好可怕。

张青染说，会有什么事？一定是跟哪位大老板享福去了。这些女人本来就是在男人股掌之上跳来跳去的。

刘仪压着嗓子责怪道，你太缺乏同情了。你怎么总把女人往坏处想？越是漂亮女人你越往坏处想。自古红颜多薄命，女人可总是弱者啊。

弱者？我们往常都说，妓女是剥削制度的产物，现在谁剥削谁？我说有些女人就是天生贱！

刘仪真的动气了。好啊，你平时老对我疑神疑鬼，现在对我表妹也这样。好好，张青染，我哪天贱给你看看！

张青染自知讲错了话，忙赔不是。你别听偏了，我又不是讲麦娜怎样。麦娜是个好姑娘，会把握好自己。

刘仪也不理他，闭着眼睛，气一时消不了。

张青染回家时，刘仪早已回来了。他揩一下脸就吃晚饭，突然想起猫儿的事，就问麦娜。麦娜低了头，说，还没有消息。

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刘仪忧心忡忡，端着碗呆了一会儿。

大家冷冷清清吃完饭，麦娜争着去洗了碗筷。忙完，马上进屋化妆去了。化了妆出来，挨着刘仪坐下，没有想马上走的意思。麦娜的样子叫张青染感到寒气森森，这真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美。

麦娜，你可不可以不做模特了？找点别的事做吧。张青染说。

刘仪拉着麦娜的手，也有这个意思。是呀，多让人担心！

麦娜鼻翼微微颤抖了一下，分明强忍着一腔愁绪。不干这个，我又干什么去？这个世界也只有你们疼我了，就为这个，我也会好好保护自己的。

张青染同女人一时不知说什么话。外面寒风呼啸，窗户发出怪异的叫声。

麦娜一走，刘仪就泪眼涟涟。麦娜也太命苦了，孤苦伶仃的，十二三岁就跟着我了。好不容易让她招了工，厂子又不行了。他们厂停产有一年多了吧。

张青染想了想，说，只怕快两年了吧。还算她有点福气，不是你这样一个好表姐，她不要流落街头？

闲话一会儿，刘仪突然想起给男人买了一个金利来的皮带扣儿，就拿了出来。她昨天发现男人的皮带扣儿生锈了。

张青染感激女人的细心，又叹自己的可怜。如今有的人阔了起来，穿戴尽是名牌。国家干部阔起来的不多，却也一个个贵族气了，不穿名牌变得矮人一等。他便纳闷起来，心想这些人工资并不比自己高多少，哪来那么多钱消费名牌，灰色收入也并不是所有干部都能捞着的呀。

直到刘仪有回花一百五十元钱给他买了一双老人头皮鞋，他才大开眼界。一模一样的皮鞋，大商场的标价却是六百多元。他的确不想这么去充阔佬，可如今就是狗眼看人低。当他穿着假老人头去办公室时，同事们开他玩笑，说张老夫子终于也上些档次了，这鞋不错。不过你这皮带真的要换了，像个电工师傅。他道，工人阶级可是领导阶级啊。口上这么说，心里却想这些人在背后不知怎么议论他的土气。一天，他偶然发现地摊上满是各色名牌皮带的假扣儿，两块五角钱一个。他当下买了一个金利来的。随后又花三十元钱在商场买了一条普

通真皮皮带。这么一组合，他腰间也有一条金利来皮带了。同事见了，不免又评论一番，说不错不错。但毕竟是假的，皮带扣儿过不了几个月就会生锈，他就不断地更换，反正便宜。

张青染就这么一年四季被假名牌包装着。他想同事们多数也同自己一样，有时他见这官场上人们装腔作势的样子，就觉得他们身上的假名牌有着妙不可言的象征意义。

一个个自命不凡的赝品！

刘仪叫男人换上新皮带扣儿试试。张青染想顺女人的意，就显出很高兴的样子，马上解下皮带。

刘仪大概习惯了男人身上的冒牌货，感觉不出其中的幽默和无奈，只说很好很好。

张青染也只得说，是很好，确实很好。

刘仪很得意地望着男人系上皮带，说，男人穿牌子，女人穿样子。

张青染听女人那意思，好像她真的把自己男人身上的行头看做名牌了。心里却想，现在女人的穿戴其实更加名牌了，而且价格往往贵得离谱。那些商人们知道每一个漂亮女人身后都有一位或一群愚蠢男人。张青染自己也不想说破这一层，免得自己难堪。

琪琪打了一个喷嚏，刘仪马上抱起儿子，说，琪琪是不是着凉了。怎么越坐越冷？

张青染也感到背脊发凉了。他起身摸电暖器，冰凉冰凉的。便让刘仪先带上儿子去睡觉，他来修理一下这破玩意儿。这电暖器用过三年了，他每年都要修理几次，快成专家了。

可这次张青染弄了半天，怎么也修不好。空忙了一阵，很烦躁，三脚两脚将拆下来的原件扒到角落里。刘仪听见这边稀里哗啦，就问你干什么？张青染也不搭腔。上床后，样子很不高兴。刘仪说你又发什么神经？

张青染说，电暖器修不好了，又要买新的。

刘仪半天不做声，好久才说，电暖器也是一年一个价，这一种今年要五百多了。

张青染激愤起来，说，我们为什么这么穷？我兢兢业业工作，对

得起社会，我的贫穷不是我自己的责任！

刘仪见男人真的动气了，就温存起来。好了好了，别讲疯话了，这哪像你讲的话？她也知道男人讲的只是气话。

张青染仍不平静。户外路灯将光溜溜的梧桐树枝投映到窗帘上，张牙舞爪的样子。

刘仪打开床头灯，张青染眼睛眯了一下，就见粉红色的灯光下，女人面如桃花。女人一脸妩媚，想让男人心情好起来。别想那么多了，高兴一点吧。一边劝慰，一边柔柔地抚摸男人。张青染长舒一口气，合上了眼睛。世界立即缩小了，小得只有这一架温暖的床。

张青染撑起身子望着女人。女人眼波迷迷茫茫的，身子微微蠕动着，似乎在慢慢融化、融化，马上就会变成一汪温柔的水了。这是他十分熟悉的一种感觉，他知道这一汪水会将他整个儿漂走，漂到云天外。

刘仪这时半张着嘴巴，轻声哼哼着。

张青染顿时惊梦般，一下子清醒了。女人从来没有过这个动作，怎么回事？

刘仪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目光清晰起来，问，怎么了？

张青染停下来，问，你怎么做起这个动作来了？

刘仪睁大眼睛，松开了手，全身松软下来。张青染也兴趣索然了，只得半途而废。两人背靠背躺着，一声不响。老半天，刘仪嚤嚤哭道，你总是这样，谁受得了？也不想想，我都快三十岁的人了，谁还要我？

张青染说，是吗？如果有人要你呢？

哪有那么多如果？刘仪更加气恼了。

张青染也不管女人受不受得了，又说，现在有顺口溜说，三十风，四十浪，五十正在浪尖上，六十还要浪打浪。你正当年啊！

那是讲你们男人！只有男人才喜欢三妻四妾，喜欢老牛吃嫩草！

女人不一样？女人一旦像男人一样失去制约，同样会享乐，你看武则天、西太后！

刘仪光着身子坐了起来，说，武则天西太后关我什么事？我只知道我刘仪不偷人养汉！

不一会儿，刘仪就冻得直哆嗦。张青染可怜起来，抱着女人要她躺下。女人偏不肯躺下，说冻死算了。张青染只得认错讨饶，好不容易让刘仪躺下，两人不知怎么又争了起来，也没有争出个什么名堂。两人最后都精疲力竭了，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。

次日上午，麦娜打电话给张青染，说她已买了一台电暖器，叫他不要买重了。张青染有些过意不去，怪麦娜不该自己掏钱。要她自己积点钱才是。麦娜只说没事没事。

张青染马上打电话告诉刘仪。刘仪说麦娜也真是的，怎么事先也不说一声？其实他俩早上出门上班时，都想到了这事，只是两人都憋着气，谁也不愿先提出来商量。

张青染回家一推开门，琪琪就飞了过来。抱了儿子，感觉家里很暖和。他看看电暖器，发现是进口货，就说太花钱了。

麦娜说，意大利的，也只要一千多块。

刘仪笑笑，说我们麦娜成富婆了，讲到钱口气都不同了。

麦娜说，姐你别笑话我了。我是挣一个用一个，不留后路。

张青染听了，心里不是味道，看看女人，女人眉尖也皱了一下。

晚饭后，麦娜匆匆忙忙收拾一会儿，又出去了。张青染三口洗漱完，坐下看电视。

刘仪望了一眼电暖器，说，比我们原来那个暖和些。

张青染应道，是暖和些。

过了一会儿，刘仪又说，要不要关一下再开？

张青染这下明白了女人的心思。她是怕这玩意儿暖是暖和些，只怕就是太耗电了。见女人这样子，他就说，电暖器经常开呀关的，不禁用。可以先开高档，等室内暖和了，再调中低挡。说着就起身调低了电暖器，怕女人还不放心，又无话找话，说进口电暖器热量大，却省电。

这时，电视上播着一条无名女尸招认启事，说今天下午在城南河边发现一具女尸，死者身高约一米七五，年龄大约二十岁左右。因面部破坏严重，已无法辨认。

刘仪吓坏了，忙挨紧男人。她立即想起了猫儿，却不敢说出口。张青染看出了她的心思，安慰道，不会的，不可能的。刘仪手都有些

发抖，说不会就好，真为麦娜担心。她顿时感到特别冷，说睡了算了。

张青染刚准备脱衫，电话铃响了。张青染过去接了，原来是他在深圳做生意的同学周豪回来了，邀他现在出去玩，在蓝月亮夜总会，都是几个同学。张青染说你有没有时间概念？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又不早联系。好吧好吧，马上来。

刘仪见是他们同学邀请，也不好说什么，只说早点回来，说不定过会儿就要下雪了。

张青染就加了件衫，缩着脖子出去了。

第二天并没有下雪，只是干冷。一家人睡了懒觉，早饭就吃得迟。琪琪吵着要出去玩，刘仪不依他，说你一个人去，冻死算了。张青染也哄了一会儿，琪琪就安静了。

麦娜也不出门，大家就坐着说话儿。刘仪问麦娜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，麦娜说回来时没看表。

张青染说，你昨晚回来很晚，我到家是十二点半，当时你还没有回来。

麦娜觉得奇怪，问，哥你昨天怎么也那么晚？

我昨晚第一次看了你们的时装表演。什么蓝蓝的天，蓝蓝的海，白色的沙滩上，美丽的少女向您款步走来。这是近年来风靡本市的时装表演队，梦幻般的白狐狸组合。

真的？你是在哪里看的？麦娜问。

刘仪不等张青染回答，先疑惑道，在哪里看的你也不知道？

麦娜马上笑了，说，姐你真外行。我们每晚串五个场子，怎么知道他在哪里看的？

张青染说，我是在蓝月亮看的。

蓝月亮？那是我们最后一个场子。早知道你在那里，昨晚跟你回来就好了。

张青染听麦娜这话，好像昨晚她碰上了什么事了，就问，昨晚是否有麻烦？刘仪也不安了。是呀，什么事？你昨晚回来太晚了。真的有事，你就说说。你哥有同学在公安，让他们关照一下。

麦娜鼻子一哼，说，别说公安了。我们姐妹要是说谁坏，就说你